

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四

序四

具慶重封圖序

具慶重封圖者、禮部郎項君遷之為其父鶴山君暨
母婁氏作也、遷之曰鶴山君今年生六十有七、矍鑠
不老、母婁氏生六十有五、歲康強倍常、喬生平無他
悅好、惟茲二親夙夜所安耳、孟子曰父母俱存一樂
也、可不謂具慶乎、遷之舉進士授南京膳部主事、封
鶴山君如其官、婁封安人、及遷之晉司兵部、鶴山君

人子而
不能為
千秋萬
載事也

則開門
造車所
不同者
賦之廣
狹耳故
斥壽之
人類套
非文之
川套也
子由宗
此為千
餘萬載
中也

封職方負外郎。婁安人封宜人。勅詰疊加寵命。更
新遷之曰。吾父母教喬之心。而喬報父母之德。庶幾
其少舒哉。可不謂重封乎。他日謁告於予以問壽言。
涇野子曰。遷之之壽親也。乃止以踰六望七者為具。
廢。即官宜人者為重封。而足乎遷之瞿然曰。則何以
開我曰。今天下莫大於權。亦莫尊於勢。權能生殺。予
奪人。勢能利害榮辱人。故權勢所在。人多趨之。乃遷
之。筮仕而就南。被取而改南。惟知道義之重。而不知
榮貴之美。在他人固卓乎不可及矣。則壽其親者豈

從駕
山塵

常踰六望七而已。執人之言曰：以權壽者，權亡則壽亡。以勢壽者，勢去則壽去。以道壽者，權勢雖無，其壽固常存也。故閔子之壽，親寧在汶上而不為費宰。曾子之壽，親寧正而斃而不用大夫之簀。凡以永親之年於無窮也。鶴山君博洽能文，建祠廟以聯宗，勸鄉閭以息訟，無陽夕之儲而豪吟達旦，無科第之官而明醫濟人，渥受寵命，泊如寒素，婁宜人勤儉內助，因禱祠而廢殺，雖當病而知命，則亦可謂同德比行，人中之傑，女中之英，自可致壽而遷之，更能敦行勵

志益充其所未至學以行其美所以致壽於鶴山君
及婁安人者雖古之曾母閔公至今與之匹休可也

海山慶壽圖序

南刑部廣東司郎中曹子廷寵數謁予曰誥父青丘
山人以誥在刑部封主事誥母蔡氏封安人明年六
月皆八十初度之辰誥奔走于官十年未省茲得履
滿且歸矣便道上壽第愧無言為稱觴之具吾父思
吾祖隰州君之德每念於心輒勵於行事祖母陳氏
承顏順志為所鍾愛篤於兄弟有無相共不分彼我

或割鷄烹魚雖夜必餉黃崗人稱孝友焉既中鄉舉
教諭渠縣表尚氣節崇獎德義士有甘貧好學者必
加優厚令贖貨乃諷以言使更所行徼惠于民令反
斲之臺察至乃姻聯也遂中傷臺察叱于庭吾父義
不受辱趨出長歸時方三十九歲耳渠縣人稱忠直
焉蔡安人上事祖母克盡婦道遇誥叔伯敬恭無懈
凡所操持咸婉德於父不知何以偕老涇野子曰廷
寵既圖海山矣夫海雖大也惟其江入之淮入之河
漢入之然後汪洋溟濶亘千載而不涸夫山雖平地

所為惟其朝加一簣焉、夕加一簣焉、歲月加一簣焉、然後萃嶄峩、歷百世而常尊、廷寵立身行道如趙海為山、苟增益於父母、則所以壽之者亦如之、廷寵不見青丘山人之於隰州君耶、隰州君方學生而被拘為吏、後感時政三上書於朝、厥既受官、或奏發久積祿米活數千人、或奏辯誣陷死囚平反甚衆、或膺一品冠服、往訊土官讐殺、至判定緬漢地方而返、此其績甚烈、然得青丘君以續其緒、而孝友忠直、先於楚蜀、於隰州君始顯揚也、夫青丘君止一學論耳、

果然我
舉肩任
擔官手
撐舟展
先輩之
風致也

於其親且如此。况廷寵舉進士為司寇耶。苟充其所學。當其顯揚。雖數千歲亦可也。曰。誥之官雖多於先正。誥之道未加於前脩。深為是惧。曰。廷寵無厚遜也。常人之情。履富貴則驕逸。遇權勢則懾挫。聞廷寵既舉於鄉。肩或任擔。已受乎官。手自撐舟。則亦可謂富貴不能淫矣。鎮守之人。雖隻錢不與。當路之家。雖一法不貸。則亦可謂權勢不能挫矣。予之學。非貧賤而恥附權勢。廷寵乃能同予。肯與之游。則其志與學固可知矣。廷寵苟守此以往。則士風可正。民生可厚。澤

既南以便
養何君之
志不可及
矣故以五
至七經言
先生所以
成其志者
又不啻靠
弦之佩云
也何君庶
幾乎全

加於當時功垂於後世豈但使青丘君蔡安人壽至
數百歲已哉歸其以此告諸廷可

南垣便養圖序

南京兵科給事中進賢何德徵作南垣便養圖以詣
予曰涇野子知吾母舒氏今封太孺人者之志乎昔
者先考繼直君早年失怙育於祖母李氏太孺人既
歸先君祖母寢疾三年乃朝夕侍側務悅其心先君
好客雖夜飲肴果必備生社兄弟四人三兄皆殤社
復多疾撫育訓誨辛楚萬端祖母既逝先君亦亡哀

疾造家至有今日及社舉進士兩疏歸省未荷俞
允乃附舟迎養居京一年不樂風土鄉思日切既拜
戶科懽疏諸上若曰人臣無在家之思始可以勵
在官之志人子有養親之孝斯可以盡事君之忠疏
兩進始改今科仰慚恩德之未報俯愧劬勞之難
酬便養之圖則何以命之乎涇野子曰諫垣雖有南
北其務忠則一事親雖以便養其行孝則同吾聞孝
有五至忠有七經心無逸念敬之至口無過言厚之
至見義必為愛之至廣近仁賢榮之至揚名後世壽

之至。故君子以五至為孝。而奉養其次焉。好惡無偏
經之情。進退無失經之體。邪私難干經之信。諫止應
時經之則。心同察察經之用。動中機會經之方。事先
大體經之本。故君子以七經為忠。而南北不論焉。雖
然有五至者。必能盡七經也。吾嘗以此而觀德徵。雖
或未之皆備。然而其志與學。則固亹亹於是矣。德徵
而不已其功。益求其所未至。則夫便養猶善養也。南
垣猶北垣也。他日德徵位登卿相。猶如寇平仲捫足
折節之意。則使太孺人揚名方米與寇太夫人並

美有餘也、

南厓幽懋序

南厓幽懋侍御李元白之舊隱也、南厓為滇勝地、傍厓茅屋幾間、屋無他儲、古書數百策、一琴、一榻、布衾、而紙帳、繞屋皆竹、梧、梅、菊、襟帶小池、其前也、五柳、雙松、松外水田、百畝、引餘水以灌、後園、蓴、芹、桃李、砭癖軒、在厓屋之右側、列芭蕉、二樹、舊曰蕉牕、其左為靜亭亭、去厓屋不及百步、今更曰神隱、李子之在南厓也、日夕其中、講古人書、以自考、客至、講田桑、心性、客

髓液為
津垂於
鏤玳文
也一葉
之草作
萬丈金
身信然

去拈香弄琴或起而問諸松竹梅柳脫然不知有外
物也。此既宜十四載恒形諸夢乃繪圖時卷舒以神
遊焉。嗚呼苦矣。夫李子與其憇南崖以自逸也。曷若
令位顯而志行。望重而績遠。言於上君德成。言於中
臣職肅。言於下百姓咸蘇。砭一身癖。無寧砭天下癖。
隱一身神。無寧存天下神乎。舍其大而思其小。枿未
之前聞也。抑不然。昔女媧有砭癖軒穹太虛礎五嶽
乃猶煉五色石以砭其癖。砭天辟使之闔。砭地辟使
之闢。日癖在東。砭之使西。月癖在西。砭之使東。夫是

以乾坤位而萬物不病。李子將夢是軒乎。廣漠之地。有靜亭焉。風不能塵。雲不能翳。水不能洩。石不能泐。泰山不能為其形。疾雷不能為其聲。移之朝市。若山林。徙之江湖。若岩廊。李子將靜是亭乎。抑不然。砭癖益癖。靜亭不靜。吾欲李子不軒而卧。何者。非軒。不亭而隱。何者。非亭。未嘗不明奚用。蕉窓未嘗不行奚用。厓門。若是李子尚猶夢南厓幽憇乎。嗚呼。可以無夢矣。不能然是李子猶疑於吾言也。李子名索字元白。先世丹徒人。太醫院官為籍。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四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五

序五

程母八十封太安人序

絳州守延安程君騰漢鴻其母太安人丁氏今年八十有奇矣以第三子千戶鳳得封為太安人絳州卿大夫士自大司馬陶公以下皆謂可賀也使太學生馮英來問言曰世有六無私於程太安人見之矣夫天無私枯地無私培君無私褒日月無私光家無私興國無私譽太安人夙興夜寐孝事舅姑昭信校尉

程母不知
何狀第此
數事也果
爾亦人母
也

既歿年方三十節如冰霜而又睦族振里自少至耄
稱道不亂古之貞慈也宜有斯封矣有儒生劉如江
曰太安人嚴甚常坐堂上孫子婢僕無敢越於廷生
四子長崇寧知縣鵬二義官鸞三千戶鳳四即太守
公也崇寧且致仕因事數跪半日杖後釋義官性
頗強毅御之尤厲至長三十六矣不與顏色偶除夕
與一餅義官喜至雀躍以為生半世始得太安人心
也千戶嘗被揀管隊北征懼不欲行太安人曰爾正
宜盡忠報國乃有此懦耶不行無見我面既旋反獲

經母圖
無兒女
子德耳
此文推
演而述
之芳躅
是可敬
禽犢筆
矣

雋進階雖太守公在諸子中尤俊敏且舉人矣一日
飲酒於寺少肆即峻絕三日不見面答二十始容進
江聞之易柔順利貞者女道也家人嗃嗃者夫道也
乃太安人反之且壽且封而君子又以為無私何耶
曰道以時而變教以勢而殊故柔順行於夫在之日
為貞嚴威用於夫亡之時為慈夫在而嚴威是專制
也夫亡而柔順是隳家也故崇寧之責類俞母之痛
咎義官之抑類歎母之勞思千戶之遣類賈母女尚
何歸之戒太守之教類軻母嬉戲賈術之遷於戲太

空而非
空實而
非實文
章家撰
步者乃
色澤本
自爛然

安人其古之貞慈乎故當其今康強百歲未可量也
當其後德之流行千歲未可艾也太守方將布惠澤
于絳土著賢聲于晉邦不日徵為部曹進為卿佐所
增封于太安人者恭人淑人未已也

壽鳳山程公序

鳳山先生諱端字表正姓程氏別號鳳山蜀之嘉
定人也今年辛未閱春秋七十矣其配孫氏亦嘉
定著姓也今年辛未閱春秋七十矣其子以道作
三原詣予曰啟克之父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誕期

啟克之母今年十二月十九日誕期也。啟克竊棲一官，無能稱壽。惟吾子圖之，其若曰：以道而知人子壽親之大乎？夫人子之壽親也，顯親為上，其次悅親，其次養親，其次榮親，其次逸親。逸親者，力可能也；榮親者，貴可能也；養親者，富可能也；悅親者，賢可能也。吾聞鳳山先生有六德焉：成親之謂孝，撫孤叔之謂友，散財焚券之謂義，不御統綺車馬之謂儉，面析人過之謂忠，善誨以道，兄弟之謂慈，以道而能體之上以奉君，下以裕民，旁以宅僚，友近以持身，遠以範俗。

問疾投藥

滑心應手

如慈九叔

脉圓轉的

當近野豈

別樣心腸

乎且說

亡人後

刻文

其道具舉不進于顯者。未之有也。故力者足以壽親之體。富者足以壽親之業。貴者足以壽親之官。賢者足以壽親之心。聖者足以壽親之道。壽親之道則與日月爭光。天地同久矣。是固以道之所宜務也。

懶軒秦君壽序

秦汝化遊於鷲峰東所。一日請泮父懶軒君。今年生六十矣。澤野子何以為言乎。曰懶軒君之懶也如之何。曰吾父懶于財。其随父祖之任也。所得養廉之資。盡與兄弟公共。吾父懶於世味。嘗曰窮通壽夭已定。

分定不必苦較有所希覬吾父懶於外事每戒不肖輩凡鄉閭爭競不得與聞管辦吾父懶于回互凡里中是非曲直來質者正色折之無少假借凡此四懶皆吾父之性成也遂以懶軒自號云曰汝化亦嘗聞七懶乎乃有權門勢府炙手可熱一入其門通顯立致世固有懶於奔競者矣乃有當途要路出言莫違一和其聲賢聖改稱世固有懶于譏諛者矣乃有城狐社鼠陰肆奸慝屠戮正士求鮮盈門世固有懶于鑽刺者矣乃有貧不聊生覓幻化術投隙而進伺欲

而合入于左腹坐致萬金。世固有懶于逢迎者矣。乃
有利害交戰榮辱爭持。既罔是非。渾無可否。富貴以
終。世固有懶于雷同者矣。乃有恃才妄作。謂人莫已
若。已有過而不知。人有善而不聞。世固有懶于驕亢者
矣。乃有畏首畏尾。虞禍患。一見尊顯。奴顏婢膝。垂
首流涎。不能自立。卒以取敗。世固有懶于怯懦者矣。
夫先知四懶。則鄉有善俗。後知七懶。則世有良材。今
汝化其未仕也已。受四懶于庭訓。行且仕矣。若又能
推廣此七懶焉。則汝化處可為孝子。出可為忠臣。忠

孝無盡立身行道而懶軒君之教可以傳四海永後
世上可與北斗比高下可與廬岳爭久矣懶軒字某
九江湖口人少為舉子業棄而不就又自以為懶於
仕云

半閒先生沈翁七十壽序

沈六新之將之官來問於予曰家君諱嵩字汝南少
事舉子業棄而不就居第雜于市廛退然如遠在林
野恂恂自持與人無忤惟以教課子孫為業於是自
號曰半閒言其於物無所擾且撓耳某月某日壽七

閒字說
得極效
推得極
廣有閒
齋乃有
新之之
不閒也
此是造
物金針

十也。願一言以為壽。予惟壽也者。受也。受其所授而
不失焉者也。天以一元之理。全授斯人。固欲人之壽
之也。氣稟殊其分。攻取紛其欲。則有不能全其所授
者矣。夫子曰。仁者壽。又曰。仁者靜。則靜也者。固壽之
原也。今翁自號曰半閒。蓋自道辭也。當其心固以閒
其無人庶乎靜之旨矣。夫棄舉業而不事。是閒於聲
華也。混塵俗而不染。是閒于利欲也。與人無忤。是閒
於形感也。此則翁之為閒。可通乎其靜。所謂能全其
所授者。非歟。翁雖度百歲有餘也。豈當七袞哉。雖然。

翁以半閒自受其將以半不閒者。移新之乎。昔新之嘗問我以達孝之旨。予答之曰。夫子以達孝歸武王周公。原其所以為達者。則為善繼志善述事耳。夫孝之為道。萬古一趨也。今新之舉進士節推大郡。其所明服者可知已。夫殊而賸者。物之迹。隱而茂者。物之情。推測訊鞠之下。果無不允者乎。平反比附之間。果有不允者乎。則其所以思之於繼日。行之於待旦。對時而折獄。因情而擬法。不徇於已見。不撓於勢壓。情狀微暖之難。而有明清之公。此豈止於半不閒者。蓋

無時而可閒也。他日晉臺諫陟卿相，此又新之以全，不閒者，壽先生也。

壽對山先生康子七旬序

康對山
出處海
內有數
人物即
歸田時
猶足以
激頽風
而厭興
論豈所

對山先生康子先歲之六旬也，柟適過家，約作壽序一首，未幾奔走南北，日不暇給，久未踐約。今歲庚子先生年已六旬又六，且望七旬矣，乃益童顏顰眉，鳳翥鶴舉，且猶能弄璋，由病軀老態視之，真仙人也。柟喜甚，謂執友曰：先生其數百歲，未可量乎？或曰：涇野子壽人多矣，未嘗喜，即喜亦未嘗至於甚，何獨於先生

謂崧徽
申甫平
彼城社
孤單操
戈而入
同室豈
亦號要
季女之
命也

生若此乎且先生每酒必用樂每樂必用歌曲多所
自撰又或用工人妓者雜笙管奏之涇野子亦取而
壽之何也答曰此其細者耳南海霍子方以爲先生
隱於此而子乃議之耶且先生之孤忠大節如勁松
練金柁也鈍萬萬不及也且先生之壽繫於世道者
不淺其出也保愛君子端人由是而進其處也表正
鄉間謠風由是而息天壽斯人如之何其勿喜甚乎
昔者先生之在翰苑也當正德己庚之間宦瑾竊柄
威侮縉紳雖洪銅韓忠定公慶陽李二獻吉皆所建

蒼臺逐
猛虎奮
呼而操
擊先生
之義勇
似之

繫李子獄手扯衣襟噬指血書曰康子救我先生乃
速漢陂王子以告曰海許友以死分也但念老母在
恐被及耳王子曰若有他虞止罷君官已矣諒亦不
至老母也先生慨然曰即如是海何惜一身之官而
輕二賢之命哉遂入言韓李事於瑾瑾鵬張憲甚先
生徐言曰海來爲公非爲二人也瑾訝問其故答曰
洪銅雖不識事體然負正人之名於海內李二文章
超絕一時關西之光也倘二人受戮即公之名隕矣
瑾時若有許可之意明日二人得不死洪銅寧家教

授子弟。子孫至今有登巍科躋顯仕篤斯道者。慶陽
謫官之後。漸轉憲副提學。江西作人寔多。韓李履虎
尾而不咥。一時正人爲之生氣足。爲善者勸。而直言
極諫之士接踵不絕。世皆高韓李之名。而先生保全
君子。陰登善類。以贊斯世於隆盛者。人殊不知也。韓
李既免之後。其士林被先生言語之傷者。皆曰瑾以
韓李八黨。䟽草痛恨切骨。康子一言而脫二人之命。
當非有親於瑾耶。於是康子果罷其官。如玉子之料
矣。至今三十年未起也。正德末年。蜀人有仕爲少司

馬者素與先生稔取道武功先生留饌焉司馬曰家兄尚在閣入京必白家兄對山久屈林下請一出也先生答曰康海豈在爾兄處取功名者哉司馬愧笑而去他日又有提學副使者訪先生副使曰康太史以萋菲之說罹此虞羅父投閑散於予心甚不安盤屋王給事亦久廢矣予欲薦太史給事于朝則何如先生答曰此語也有願聞者有不願聞者吾子與吾陝一方文衡關西士子皆周漢之遺咸仰範焉豈可不自重乎其人惶赧無地一時門人侍吏聞之傳

而一言
世磨鈍

于人而奔競趨趨之風爲之頓絕則先生豈非出能
護賢才處能變士習者哉。柵所喜甚而壽之者此也。
柵嘗以先生出處數事遇人樂道之以爲先生之道
極于此矣。去歲還山辱先生枉問予計。泉精舍予同
友人餞之西郊。因論及用人事。先生曰：「君任此責當
先進。君子其小。人不須搏激則自潛消。默化矣。」予驚
嘆曰：「此柵三四十年窮經之功。方有此見。乃先生開
口便與聖賢暗合耶。不可及。不可及。」友人問其故。予
曰：「即舜湯舉臯伊而不仁者遠之旨也。今歲二月會

壽於谿田馬子因舉所聞浚川王子與栢齋何子書
論聖人有變通不執泥何子答之書曰接浙而行者
亦聖人也浚川之書意在處何子之過于退而何子
之書亦巖浚川之必于通也先生判之曰此皆今之
畫紅模兒秀才者也若古之皋夔稷契志在蒼生者
意豈若是踐跡乎予又驚嘆曰自別先生後日力斯
學自以爲可幾及也今見先生造詣益高遠可謂有
命世之才人所難知也彼以詩酒聲妓之細測先生
者不亦宜乎櫟碩天壽斯人雖至數千歲未可量也

醉泉朱公壽序

刑部主政烏程朱瑞卿來曰雲鳳斬焉有母氏之喪未除也。煢煢哀疚之間，幸吾父醉泉翁年登七袞而尚健，少慰不肖之懷耳。則何以使至千歲也？吾父諱仁字以德，受性敦慤，亦復直率，無所文飾。雖布衣疏食，恬然處之。其於世之聲色紛華，絕無所好。惟資給不肖以學，至假諸富室，鬻產而償，亦無難顏。家後少裕，又以貸貧，雖棄責不校也。性頗喜飲，意不在酒。若遇合志之朋、知義之友，則日與酬酌，不知其他。去郭

朱君其有
隱德者乎
故豪為文
風流曠如
也古壁夜
登唧唧報
人秋晚

二十里有別墅在棲賢山每花辰月夕携三四耆舊
角巾野服駕扁舟而往使僮子引壺觴捧卷帙或席
地而酌或倚樹而吟以自適於溪山林石之間嘗受
有冠服之榮一赴鄉飲棄去不就於是有大人君子
識其意號翁曰醉泉云今八月二十四日其初度辰
也答曰若是則醉泉先生之壽詎可量乎夫泉也出
於山下放於四海行而有常流而不盈疏天地之命
脉發陰陽之秘結者也飲而以是為醉吾知其有節
矣昔有_世者嗜飲至盜隣舍酒醉眠其槽甕之

間予嘗以為濫矣。有為從予作詩以戒者。至以酒為
狂藥。則又恐其言不能盡行人不肯盡信。予嘗以為
隘矣。惟淵明有酒斟酌。堯夫飲喜微醺之二夫子者。
則予所喜慕也。乃今見醉泉先生之事。將無庶幾乎
今夫火盡露其魄。不火而化。若潛之於物。養之以固。
則雖甲夜種旦。日求無弗繼者矣。而況於泉之有本
者乎。然則先生之壽可知其遐筭也。莊周曰。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是謂葆光。夫葆
也者。藏也。大也。久也。惟於光也。藏斯大。大斯久矣。又

卷五
聞之云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
壽夫王澤之壽在書五福之首不過百歲耳若夫聲
聞行仁之壽則乃人子所與臻蓋不啻數百歲已也
是在瑞卿焉

封監察御史東村張公榮壽序

東村先生張公五十且七其子侍御雙溪君巡按陝
西過潁水之上舞綵稱觥以壽先生凡雙溪之同僚
數十友皆賦詩爲軸附獻有樊渭野者寓書幣于予
以問序且曰先生舉河南己卯鄉試令三原不數月

仙人掌
上芙蓉
歲純
白而清
趣冷
可人此
篇似之

厥仕進而歸教其子雙溪兄弟四人日夜課督不少
倦乃以身先博學慎行孝事二人克敬友朋見人不
善導之以正或陰有他訾消沮蔽蔽懼聞於先生今
三原朱久號令嚴明至今傳頌當其壽焉可倫乎涇
野子曰信然乎哉莊周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言
壽之難致也先生之爲道也學博則德蓄如葆光之
火而不息行慎則義立如鎮靜之山而不拔孝可以
式是人子不踰其本也敬可以厚此親友不偷其俗
也化及不善里人之美可恒也正以爲令花封之政

可傳也。此雖上壽，又何難焉？雖然，此在先生一身者言耳。陽嶼有仙人山，其頂有平石，方十餘丈，蓋仙壇也。壇隙有筋竹焉，歲莖青翠，風來動音，自成宮商石上淨潔，無少麤穢。然其初惟一本也。既久而後有子竹，既久而後有孫竹，引根茁筍，筠篁直挺，上干雲霄。下蔽仙壇，微風一至，鈞天廣樂，音滿人世。故君子之道行于一身者，壽百歲；行于一邑者，壽二百歲；行于一郡者，壽五百歲；行于數郡一省者，壽千餘歲。今雙溪君按節三秦，風動八郡，華山、黃河皆其所奠安也。

御史而
以直道
風世真
所謂顯
親揚名
者乎

誠使廣先生之道以學行而倡西周之士以孝敬而
導西漢之民德化改乎不善之俗嚴明懾乎姦佞之
輩則先生之道行于一身者雙溪君廣而爲一省之
政矣此其壽先生豈啻百餘歲而已哉雙溪君方將
舉庶官之真賢者于朝不使倖進者售其巧斤庶
官之真惡者于衆不使貪酷者肆其偽此易簡之道
誠明之學所以廣先生之道者其大本乎

藤蔭先生壽詩序

國家百餘年間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數年以來殞將

此是傳
續文序

是時尚
能

喪師損威耗財甚矣予嘗以為壯邊惟在于鼓將強
兵惟在于飽士人多以為常談邇者北虜吉囊率其
部落覘寇莊浪時且麥秋人倚為命若不獲刈則賡
虜糧矣侍御文江胡君伯時巡按隴右聞北虜變馳
至金城集諭諸將曰往者小王子屢寇河西亦不刺
雄據海外土魯番糾連回夷住牧西羌爾等擁兵自
衛既不能討矣今吉囊馮陵至此乃又欲顧身家耶
先是伯時下車察士卒之饑寒周其糧餉足其布花
增其餼炒懲其兇黠一國有欲授石超距者矣至是

奇而示
之疑疑

而出之

奇奇以

為疑疑

以為奇

此兵家

鬼神不

測之用

近來習

諸將聞御史之令咸攘臂曰奮有以纓繫言囊之志
比至紅城子選遣健卒各持銃砲夜逼虜營更迭燃
發賊數潰亂自相蹂踐驚從外遁達旦始定如是者
三而我軍偃旗息鼓匿不見形虜始則驚疑終則以
為虛弱益不為備文江乃命諸將各出驍騎數道並
進直擣虜營斬其梟帥并奪器馬旬月再捷獲級百
餘酋奴遠去邊民獲麥無不饜悅露布

上聞重加賞賚則予之常談乃于侍御一驗未幾會
伯時于途伯時乃問藤蔭先生六旬之壽言予曰即

此者不
輕註胡
君能通
一竅也
知兵矣
篇中指
為壽言
亦明其
為人臣
所未有
也

河西之事亦可壽藤蔭先生矣復曰將無益之乎曰
不見子鄉之程大中耶大中之子伯淳亦嘗為御史
矣其論王道十數事并諫人主防未萌之欲者今其
遺書固在也侍御取而行之豈惟可靖一河西哉豈
惟可壽藤蔭先生于數百歲已哉藤蔭先生早遊黌
舍博暢經史才足經世退耕于野嘗廬親墓孝感紫
藤引蔓墓側其所配喬夫人沒先生年纔四十六也
鰥居守義矢不更配至教御史兄弟義方懇切偕之
大道是藤蔭先生之賢固欲追宗大中而伯時之壽

其父者又肯讓伯淳而不欲匹之邪審若是則藤蔭
先生之壽雖數千歲無涯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五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六

序六

賀彭公平蜀序

惟正德七年冬。

帝若曰、格爾右都御史澤、惟茲鵠醜、橫食楚漢巴蜀、滋甚、誕惟五年、庶民荼毒、罔有攸措、朕心孔瘁、屢出帥臣、祇獲滋蔓、其胡能夷、卿往哉、昔趙錡諸寇橫肆、厥逆莫克、以南至於荆揚、如火之燎原、爾克滅之、嘉績在狼山、惟時懋哉、公拜稽首曰、矢竭臣力、繼之以

彭公有
出師之
畧宜其
八面無
敵也此
篇足張
大之何
用西征
贈言哉

死出誓於衆曰惟茲鵠醜久張霍燭橫我西南我聞
師克在廉乃律誕惟先王湛於宴樂土旅悖逆浮于
鵠醜百司式化驅民于亂予小子奉

命伐罪惟爾有衆明聽誓霍人殺黷貨殺躡伍殺譖
殺其爾有郡有邑亦罔或剝我民予聞有常刑用違
請于

帝惟八年春師至於保寧惟時鵠醜如林潛顯金竹
漫天敏于猿猱攻圍罔克爰命土著塹厥來道用藩
出沒戰雖請降公曰渠魁罔獲終貽來憂乃戮

子鰭州仙鵝池。厥黨奔竄，分命諸司撫置蜀。乃平廣漢、鹽亭，保寧旱大雨。初，公平趙懿師，過潁州三日，雨肆。蜀頴威建時雨亭，公將班師。

帝曰：「蜀寇反復靡恒，卿其留鎮。」茲定乃還。今年夏，朝廷進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徵還。初，公年少，孝聞閔隴，自第進士主政、刑曹，累官都憲。明清茂著，枏壬申冬應。

命入京，遇公于安肅，躬覩軍容如挾纊。洎聞公在蜀，戚黨從調，少違公命，士收斬劊，人縛昇且出，諸司論。

弗及死始釋厥縛常出師同士甲冑雜騎行伍突入
寇巢弗虞後艱昔諸葛武侯論將才器咸本五常式
觀公德良用足徵公茲還

朝其滋宣布厥德激揚清濁用汰侵漁輔弼

聖主康此小民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於是吾
省方伯曹公憲長李公都閫張侯請書諸軸

賀彭公平賊序

正德六年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臯蘭彭公帥師討賊
刑部主政張寬以知縣受公調用功成進秩歸而告

公征
與燕龍
中敵情
耳存中
推本立
論亦方
叔采芝
之詠乎

曰往歲文安賊趙錡因劉六楊虎齊彥名劉惠之
也沒入其黨糾率饑寒衆且百萬僭號橫行北自文
朔南至江湖東自登萊西至汾蒲殺守令屠郡邑敗
官兵所至官僚闕門逆降饋金鬻免及裴子巖大名
之戰齊彥名龐文宣之衆大敗焉其鋒若拙矣然靈
山宿遷夏邑虞永虹毫之破賊勢復張及小黃河渡
口之戰楊虎黃靈溺焉其鋒且沮矣然王保段豸霍
思王佐公同郁采之死賊勢復熾及唐縣之拒滕縣
之勝齊麗劉六奔竄海套其鋒三沮矣然泌陽確山

遂平上蔡商水西華鄆陵滎陽之破賊勢滋盛既而彭公提師及陸公仇許諸帥合兵四剿而趙鏐之膽始寒于是遽謀入河南以自固以馮禎者死戰不獲入而奔汝既而郊葉襄裕有備則奔舞陽既而湖廣漢土官兵俱發則奔朱臯于是有溺河于是有滾馬于是蒲增獲于桐栢趙喜縛于泌陽于是趙鏐趙鏐張仲威劉成獲于王鉉張朝用趙昇斬于郭韶于是關洪擒于范縣王隆丁賢執於蓬甌于是陳翰未降郭本遁就戮劉惠既懼具焚斬首於王瑾趙鏐既

且僧色獲於趙成于是劉六劉仲淮授于東江劉七
龐文宣趣于狼山于是天作颶風人以死戰膚功奏
矣呂梅曰嗚呼允若茲

聖旨睿筭之遠威德之盛既著而明公歟猶之壯亦
彭彭矣然時歷三年賊始平殄士民之死財力之耗
俱以億計則亦非偶爾也追初盜起惟在窮困不知
恤豪強不知制奸貪不知懲浸淫至此耳聞公受
命而出擢賢能汰侵漁而後攻伐其誣盜以是夫今
公又承

命伐鵠桺知其勢如破竹矣他日東觀之上大書特書以昭我

呈明之盛則桺史氏之職也

賀李掌教序

吾學掌教李君文輝教成而提學秦先生獎之尤稱
師模於是司訓祁州邢廷獻南部程朝佐暨吾諸友
人間言焉又將以勸李子也曰於戲昔有白石生者
昆崙人也貌如姑射之神女齒如碩人之瓠羣居瓊
室之室開雪月之門出駕雙鶴入驂白鹿爾乃咀

不以取
而掩聲
覺今是
而昨非

杏、簷霜、稿既飽而嘯、仰日而吟、見玄玉翁則醜然而
退、匿形而藏影、曰是將黥我乎、彼玄玉翁者、陰山人
也、其見又異焉、曰吾朝徘徊于漆園、暮抱膝于霧洞、
並北宮黝以為友、牽夏首黑而為朋、人不能識吾面、
名不能顯吾形、爾崑崙崙氏者、又何皎皎為邪、于是雌
黃騰乎、多口毀譽變于雙門、比其久也、崑崙崙氏曰吾
不得玄玉翁、吾何以妙其動、陰山氏曰吾不得白石
生、吾何以藏諸靜、于是迹不聞于矛盾、人各出其肺
肝、遂携手以同車、乃麗澤而終身、於戲、文輝質清而

先輩之
以古道
進人也如
此今人多
以寸朽索
天長即
不然左右
所指受
者色然
矣秦何

志卓識明而才有餘循是以往何所不至然當其未
會也梓為索金而訟箕欲負笈而阻及其既會也表
孝友于寒士顯道德于昔賢蓋知有至不至則行有
同不同故伯玉覺非于五旬仲尼不惑于四十夫道
本太虛清通而不可象學如徙步知過而後能進昔
者周公西周之聖宰也仲尼東魯之聖士也年如此
其久也地如彼其遠也然精神既合于玄冥形貌遂
覩于夢寐于是周公坐洙泗之堂問曰爾所教諸士
如我者乎仲尼曰諾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仲尼

侍冢宰之位、問曰爾所輔三王有如今者乎、周公曰
諾、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在大聖為之卓越、然于
小學乃其標的、故季女采蘋于沼沚、大鳥拊飛於桃
夭、是故神明可格、雲霄可薄、非有蓬萊之况、豈免大
耄之嗟、請與子偕秣其馬、共脂其車、絕塵而奔、一日
千里、自積石至于崇高、梯以閣道、棧以參井、舟移銀
漢、車脫牽牛、宿廣漢之鄉、弄日月之影、雲靈霽而作
雨、風習習以生物、白石生矣、其白玄玉、翁失其玄、子
以為何、如果若是彼秦公者、又將何以獎子哉、司訓

及諸友其以是問之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六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七

序七

贈浚川王公 詔改左都御史序

浚川先生儀封王公為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三載矣茲者 詔至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是日予方偕僚友出郊遇野人焉皆曰王公去南都軍士靡所依恃矣公能杜私役精武選罷橫斂黜豪猾汰泛差振綱紀南都士固欲家像而屋祝之者也答曰野人知一而不知二使公蚤就此改雖四海遠可均也僚友

曰果然公文章超孟董器識追兩魏才畧擬韓范斯
行也整肅百僚旌別淑慝于均四海裕如矣曰豈為
是哉公于此數者雖皆無焉可也有一于此則凡四
方之挾所長者皆得投其隙間以進而不知也故君
子不可以有已斯可以有人夫人之品見乎諍譽而
已之情形于喜怒聞譽而喜見諍而怒雖智者亦所
不免聞諍而喜見譽而懼雖仁者或有不能夫世之
為諍者多義士也為譽者多利人也世之怒諍者多
惡異者也喜譽者多好同者也於其諍譽之來而能

立論魂
如獨健
馮虛御
風翔騰
鵠鵠令
人不可
目相王
君名流
也把玩
文若儒
御史臺

中喜怒之節。則於好惡之正義利之辯。治亂之源。亦
思過半矣。非智仁之至者不能也。不然。譽人彙征而
諍士就戮者有之矣。則夫君子之喜怒。豈細物哉。且
謂司馬君實何人也。宋室之純臣也。其心欲罷新法。
蔡確窺其意。順之而譽。則其喜。蘇軾識其機。逐之而
諍。則遽怒。夫確之邪。衆人皆見之。顧君實豈不知哉。
乃蔽于在己異同之心。而忘其在彼諍譽之故。遂使
一忠誠者。亦臨事而眩矣。况其他乎。夫左都御史者。
國家之重臣也。

高皇帝初御宇內即置御史臺設左右御史大夫從一品與中書省都督府擬古三公之尊而尚書不與焉尋定設左右都御史至正統初顧公佐為左都御史之後

英宗難其人以繼也歷數年不設左蓋其職專以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御史以正諸不公不法等事其於人材之進退民生之休戚世道之升降關係甚急也則其所以公喜怒而照諍譽者尤不可後矣或曰論語言政必酌取夏時嚴輅周冕虞韶之法

聞浚川
公才高
學博超
當于情
性處宜
着力也
故先生
拳拳言
之

今獨詳于一己之喜怒者何曰若無孔氏之四絕顏
子之四勿而徒欲紛更制度則几為譽如佞人鄭聲
者皆紛至于前不自知矣夫公嘗再辟予于朝予
固不敢以為公私公于予亦未嘗有德色也予嘗屢
談道于公公固不以予為懣予亦未嘗以公為有怒
意也則公斯之行當無君實之失而有孔顏之得乎
且公之直諒在臺諫儒雅在翰林提學經濟在藩撫
孝友敬讓在鄉里忠貞廉明在

朝廷者人皆先能言之矣惟是以喜怒處諍譽者則

誠持憲之大本當時之急務。雖他日晉宰衡入輔相。亦不外此。故予獨拳拳焉。知公必不以為迂而忽之也。於是其僚我叅藩公曰。絜矩之道亦在是乎。曰然。傳不云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其於前後左右。何往非是。贈靜菴袁公 詔改北少司徒序

南少司徒靜菴袁公。既有進改北部之命。予聞之喜甚。越冀日。其僚大司徒桐溪錢公。枉托序。且曰。知靜菴者莫同年若也。予辭不獲諾之。或曰。子他日無是喜亦無是諾。今果知靜菴者耶。曰。知昔者靜菴公。

諸所措
注有才
力御史
類能之
唯不脂
韋不鑽
刺兩者
非有振
俗超世
之識不
能也涇
野以道

初巡按于越也見有溺女之事思欲禁之謂不塞其
源雖三令五申民亦不從乃先汰裝奩之費革紛華
之用民始肯育乎女比公去越十餘年矣有父母長
成女子者曰是某年巡按君之存女也數其歲實當
公日則其所活人命豈可數計哉公嘗見途有餓孺
甚愴心焉乃買他人田數畝作義塚凡無所歸者率
於此收瘞其後撫按所至之處常令有司勸作富民
與建義塚量減門差歲終開報葬過人數每滿任去
計數殆且萬千山東多盜一倡亂千百爲群公巡撫

學目之
乃知鵬
之博照
之化謂
其凌風
而非以
風東西
也

時捕盜必獲獲盜必誅於是良民安如堵墻歷城章丘諸處窪田將億萬畝一遇淫潦麥禾無望公改任待替矣因民之訴遂下令以田數定夫額鑿渠以通河導河以入海匝月之間億萬畝田皆成膏腴蓋公心在斯民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他率類此而戶部之政又人所共見而稱誦者在大理時席尚書以辰州宋知府之忤已也先於巡按湖廣之日劾其人命數十賊私數萬上遣公偕司禮監太監錦衣指揮往勘瀕行席以揭帖囑公者再公皆不視而還之曰彼

自有在官卷案也。既至其地，人命皆因公覈而明，惟一人命司禮錦衣欲償知府以阿席，公以律例執不肯，且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輒以賊坐知府去。其後勘回，公甚危賴。聖明洞察，始免。或曰：「果若斯言，則公於民如此其仁也；其於權勢又如此其義也。仁義並進，豈非實有道學者乎？」曰：「往年進表于京，予嘗與公同事，每聞有權門之往，蹙然不欲行，既見矣，飄然即欲去。且公爲法司已三十年，致爵位已三品，乃宮室隘陋，自奉菲薄，夫人冠紳衣尚未克具。孟子

所謂我得志弗爲者、今於公見之矣、如公數輩進長
臺省、將士風勃然而變、民生熙然而阜成矣、松心以
爲甚喜者、真在斯也、或曰於公無增乎、曰持斯心也、
雖位至端揆而不變、堅斯學也、雖耄期稱道而不改、
是予所願耳、若乃因俗而爲通、逐流而自愛、予知公
心所深惡、必不然者也、公字醇夫、保定雄縣人、起家
正德戊辰進士、

贈司馬松石劉公之部序

嘉靖庚子九月間、固原黑水苑捷至、聖心嘉悅、綸

我明數十年來兵備寢弱以故擄胡見餓元兇屈指不幾見搗巢告廟多冒功也賞耳黑水苑走一大戰也劉公

音與褒以松石劉公總督經畧懋著勲庸加太子少保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白金五十紵絲四表裏一時協同建功撫按副叅三司諸臣亦多進階受賞公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公讓之曰昔者於安輦成師郤克士燮且皆以爲晉君之訓二三子之功臣何力之有今

聖天子在上安夏攘夷德威並隆誠洪洋公所謂廟謀獨運聖武遠揚者且元臣贊襄於先群帥協力於后致有今捷和惟免干譏用先穀原軫足矣其何力

介年亦
有詩言
付其文
以表章
丁國

之有未幾撫按群公問序以賀前史官呂柟曰審若
是雖未臨黑水苑之戰可知其必捷矣公之總督三
邊學原六經謀用群策推赤心以待士時秉鉞以嚴
軍今茲役也豈惟鵬東董效其力雖張奴見野百斤
者亦能手斬吉囊之子那顏及其戚人矣其餘賊屍
拖扶而去者不計其數蓋滿須彌寺韭菜坪也當夫
六月之候也公已親詣花馬池調度防禦趙運軍餉
查理墩塘較閱邊備督令各屬添領定邊及右玉諸
營精銳而洪洋公亦駐劄固原委官管理運糧召買

軍需戰馬督徵積逋矣當夫正月之初也僉奏阿不孩已引黠醜渡河住牧公即嚴督諸屬各遵先令行府衛州縣驛遞監苑遇警棘堅壁清野其各府衛備各馬步官軍民壯并井涼下班者分布平凉靜隆一帶至固原鄉石溝諸處矣至深秋大勢遶賊果欲搶三岔川定邊諸處自乾溝潛入也公即斬溝兩甬睡指揮以號群師乃四發大牌督令副總魏周二公各勵所統官軍兼程進剿勉以忠義遂急調蘭靜諸處官軍及甘肅遊兵各路應援而洪洋公慮虜乘隙東

侯功急。詔厚譴延靖諸兵弁下。班官軍。巡按雙浮。張
君及沃州呂君又皆督令運發火器供餉。其同心如
是也。孫子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然
則黑水死之役。我之先為不可勝者久矣。又曰。治戰
之道。攻心為上。那顏一斬。吉囊魂飛魄散矣。諸賊不
奔何為哉。夫自弘治年來。虜賊一入。動稱數萬。而吉
囊狡詐。猛悍甲於諸夷。去冬既入河套。踰伏窺伺。不
曰西搶海子。則曰北虜黃毛。仍于八月間潛入之役。
即遭大雨彌旬。道踣泥淖。弓解馬蹶。莫能施。公

歸功於

聖上德威並隆山川助順也而公之忠赤感動天人
交應豈獨一殺伐之功已乎洪洋公曰虜入我境既
遭挫衄報復之舉勢必相尋防範機宜時不可緩夫
公陞且去矣我其後者應知其重為軫念而公當亦
如趙克國村一賜之語以告

聖上也若乃使舳舻蔽江運卒絡繹免瑞醉人於盛
唐常振有人於前宋以實京邑以寢驕夷使足食果
先於足兵以仰符夫子之言者於公斯行有望矣

贈周懷王之任序

周懷王既有宣州通府之命職居捕盜去年會試欲過南京間工同舟友人不便乃托林子之書抵予曰來年會試遇不遇必至此已而章宣之會試亦不遇來曰懷王已授官矣必過謁今月二十五日蓋大暑後七月中伏六日也酷熱鏢金道鮮行人懷王乃解裝鎮江買船馳至于與諸友嘆曰懷王果至矣越翼日偕諸友就於玄真觀懷王問廣州予曰自宋初至今仕廣州者雖崇階峻級無慮數千百皆名不可

先生論
學論政

自不相
歧讀書

入官之

理固如此

未有有

學而無

不無守

者至說

得而詳、世不可得而論、惟濂溪周子一人、官雖提舉、
刑獄之卑、明並日月、照臨之顯、其故惟在、以洗冤澤
物、爲己任、雖瘴厲險遠、而不辭、厥志克立、誠能形著
耳、懷王茲往、再起其風、仰追遺蹤、不可乎對曰、璞不
才、恐不足以答遠望、曰、昔者己丑之秋、予講論語於
鷺峯、東所嘗曰、飲食男女、乃做工處、衣服宮室、乃觀
心處、言語動靜、乃體驗處、夢寐交遊、乃見道處、當是
時、聞者數十輩、然而如懷王、潛思力行、以斯言爲可
信者、不過數人、乙未之夏、予講論語於太常、南所嘗

虞仲虞
真為癰
癰止癰
安道金
之醫

論仲弓之敬簡非止坤道顏子之不遷怒貳過可至
位育當是時聞者亦數十輩然而如懷王有講即契
以斯言為不妄者不過數人乃若諸所論難言或違
逆意無齟齬一時諸友淺者稱其見深者服其得殊
不知懷王乙未之所至乃自己丑相信而然也夫君
子之志於道也不患言之難惟患言而必信之為難
不患信之難惟患信而必行之為難不患行之難惟
患行而必得之為難若苟信矣又何患行與得之難
哉解裝買棹之事可無難於懷王矣廣州之政又有

吳說對曰此地之盜多起賭博率與海寇相通捕之不能窺其巢禁之不能遏其勢視他處盜頗難耳曰是不難易不云獷豕之牙吉夫是盜也始於有財卒於無籍有財多貴富之子弟肆驕侈爲賭博而不思其後然其父兄可講也其子弟可諭也其法度可嚴以立也君子於是行義焉無籍多窮迫之桀黠思身家爲痛恨而恒悔其前然其開田可農也其空地可廬也其上官可白以處也君子於是行仁焉仁義交舉職思其居憂勤惕厲於此乎切聰明睿智

由是而出凡一念之動皆處盜之策道在內勢在外
信在已名在人豈惟可戢廣州盜哉雖使他日方國
外戶不閉者亦在是也懷王福寧世族起家福建乙
酉舉人時章宣之諸友爲問言遂書爲序

贈山西左方伯南湖閔公陞太僕序

左方伯南湖先生任丘閔公久著宣力之績于山西
天子嘉之乃陞太僕卿掌邦之馬政其僚東渠李公
偕藩臬諸公既餞之行以柎在屬吏且嘗叨職文字
之末委言焉曰於戲夫兵曹以司馬爲稱而馬顧爲

簡卿序
性者善
之謂末
易偏辭
且此篇
暢其大
義不泛
不畧可
誦可式
筆底尤
有鞭撻
詩司馬
子長極
處非踈
駟走也

太僕所領司馬者太僕其專職也凡太廐羣閑畿輔
監牧邊關苑寺皆所督理而三物之量皆戰之供內
衛京師外捍四海咸于是乎屬也漢公孫賀為太僕
修飾輿馬以待駕來詩入栢梁與九爵列唐太僕卿
亦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位在三品然則斯職之重
自昔然矣南湖公斯行也內畜駉馱之盛外耀雲錦
之美懸

皇威于日月壯國勢如山河者不在茲耶夫不易得
而服者民也不易得而平者徭也均民也封域一限

勞佚有倍蓰之殊均徭也額例一循輕重無低昂之變公之為山西曰為民父母行政顧不能如一鴈鳩之于子乎于是闔一省之人絜四方之矩即九則之等立畫一之法銀計二十七萬三千六百有畸也凡在上門者銖兩皆同無州縣之異力計一百萬八千七百有畸也凡在下門者鹽皂皆同無多寡之別于是河汾騰歡太行中條皆生氣矣夫公于其民如此也而况于其馬乎夫公于其外如此也而况于其內乎今夫馬牧養不如法孳牲不及數驗揀不實養療

不至或乘而穿破或不乘以調習或隱匿孳生或私轉借用此其事亦甚細也

祖宗皆著之甲令計數差罪豈必以是瑣瑣者教後臣也蓋事無大小法有興廢苟毛輟之或忽即塞淵之未純也然此何足以為公言哉公畿甸世家燕趙名儒文蚤鳴于翰林諫尤烈于給事既歷外省益茂奇勲公斯之行漢唐亦勿道其必為西周時之太僕以進司馬以進冢宰乎旦夕承弼使出入起居皆欽發號施令皆藏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者文武時之太

僕也。慎簡厥僚。使便僻側媚皆去。巧言令色皆遠。非
貧其吉。惟人其吉者。穆王時之太僕也。公其選于是。
予公名楷。字正甫。其兄名槐。字公甫。同乙丑進士。

贈南野歐陽子陞太僕少卿序

南尚寶卿南野歐陽子崇一。既有太僕少卿之擢。凡
寺監諸卿大人皆欲予爲贈言。予惟馬政之設。著在
令甲。厯牧有定所。閑換有常法。折糧有恒額。牧買有
實值。印俵有成規。於南野可頤指而辯也。奚待予言。
南野昔自編修爲司業。考績予嘗贈以正士習焉。士

習天下之大事也。南野尚行之何有於斯馬乎？或曰：斯馬也，以供內御，而力士校尉皆可作其勇，以給騎操，而邊卒塞士皆可振其氣，以俟孽種而攻駒朋椿，皆可充其閑蓋。聖朝克詰戎兵之義務也，顧可以之乎？曰：即使南野成雲錦數十萬，如唐王毛仲立法于金馬門，如漢東門京，豈足為南野多乎？雖然，昔者伯樂薦九方臯，善識馬於秦穆公，公使臯求良馬，臯得一馬牝而黃者於沙丘，歸以告公，公取視之，則牡而驪者也。公謂伯樂言臯不識馬，伯樂曰：此真良馬。

也。在精不在粗。在內不在外。韋得。其天機耳。已試之。
果日行千里。請與南野論馬於牝牡驪黃之外可乎。
夫管夷吾伯也。夫也。從齊桓公還自孤竹。以馬爲之。
道。豈惟管氏。雖孔子聖人也。以騷爲有德而稱之也。
然此馬也。豈必皆朱鬣金睛。出犬戎鷄斯之產。汗血
馬足。發大宛渥窪之種哉。是故雖騷騷也。亦必編之
皂櫟鷄的之中。以馴其性。群之鶩駘踴嚙之內。以弘
其量。服之鹽車九坂之間。以多其材。馳之周道修途
之上。以日閑其輿衛。日中而出。日夕而入。彈可以

霜雪毛可以禦風沙。用之戰伐則奮如虓虎。足以決敵而折衝。用之追逐則迅如飛龍。足以駢風而比電。執轡則如組。御駟則如舞。行地則無疆。蓋無遠而不可至。無入而不自得。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俱也。斯馬也。尚有不良者乎。若乃爲白馬生。以諫如張湛。執策數馬以對如石建父子。此有漢之太僕也。旦夕承弼厥辟。使出入起居皆欽。發號施令皆臧。慎簡乃僚。使便辟側媚皆去。巧言令色皆遠。非貨其吉。惟人其吉者。此有周之太僕也。亦顧南野次第而行之。以張

塞淵之本也於是諸卿大夫曰果若斯言雖此於白馬非馬之論亦可也宜贈南野行南野名德江西泰和縣人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贈王扶風汝言序

扶風王君汝言柵戚黨也既受

命巡按四川當是時方巡大同還汝言之在大同也劉瑾方橫欲殺大冢宰許公而無隙乃索許公巡撫大同時初設尖丁事以申之還密遣校尉致書汝言及同差黃門令此二人者劾而後行殺也黃門曰劾

主公
氣如山
太史筆
舌如礪
屈卷讀
之相許
意謂然

則殺許老不則殺吾二人吾二人可自經也汝言曰
監殺吾二人不可殺大冢宰乃自草奏曰尖丁之設
雖有許某厥初丁止三錢繼而增為五錢者侯某也
又繼而增為七錢九錢者劉某也蓋侯劉皆謹厚人
則難獨殺許公矣瑾乃大怒令改劾黃門曰吾死矣
于是汝言仍前劾不變瑾滋怒曰此二人者不思還
京耶未幾瑾敗而汝言有此

命呂子曰金煉之而後真璞磨之而後玉故書有采
采之載汝言四川之行安知又不能大同也汝言四

川行亦大同吾言之未晚也比汝言至四川是時鵠
寇自湖陝遍蜀中而總制大中丞獨酣酒賦詩糜費
公帑千萬而不恤汝言奮然曰鵠寇小此寇大除此
寇鵠寇可勿血丹矣乃列奏總制四罪而改求識兵
體洞士情者來蜀于是

天子從其奏而蜀中盪定其他權要亦自是汰之京
中大夫士曰真御史也尋汝言還予謂之曰柵今可
以贈言矣然又有所說也有人于此持鏡焉西施悅
嫫母不悅君之此行豈無不悅者乎如有所不悅者

而君諭其操則悔之所贈于汝言者悔又悔之矣

贈余晦之應 詔北上序

嘉靖十二年朔當考察南北御史去者五六十人蓋
聖上勵精求治而執事者承意唯恐後於是雖微過
小疵率多不留而能言之士亦或波及一二焉於是
改主事評事及推官知縣教官以補其缺蓋皆稽諸
輿論素有風力之人實精選也乃南京大理評事余
子晦之居首徵焉明日晦之問予驚峰東所曰則何
以語光乎曰御史職在辯明邪正糾舉賢否以人事

多言

君者也。所貴不以喜怒爲取舍耳。有人于此言或逆于心行或忤於意。禮或不至於前。若可怒也。察其志果賢焉。則當忘已之怒。雖三辟於朝。可也。有人于此言工於媚悅。行善于趨承禮篤於周厚。若可喜也。察其心果邪焉。則當忘已之喜。雖三劾於公。可也。且近者浚川王公之被徵也。予嘗以是告之。晦之之往也。又能如是。則總其綱于上者。既端好惡之本。而振其風于下者。又得是非之實。真足以佐

聖主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之政矣。天下之不平治者。

未之有也。况晦之忠信果敢明敏端方思報國以赴
科爲養母而改南其忠孝之心素所蓄積者乎。對曰
政有大體言有大機忘其體而毛舉細故者雖謂之
奸人可也。違其機而先後失時者雖謂之迂儒可也。
光嘗久慨于心矣。若公喜怒以正取舍光自忖或不
難焉。曰晦之何言之易乎。越數日餞晦之曾宗周林
廷彬諸友皆在也。晦之偶言及有見侮者詞色頗不
平則謂之曰此細事也何損于已此泛人也何關于
政而晦之且若此則夫公喜怒以正取舍者果不可

以為易而忽之也。於是晦之瞿然曰：「光誤矣！如之何？」曰：「志在天下國家者，則其小可畧身繫三綱五常之任者，於其他皆忘之矣。昔程伯淳馬時中皆嘗為御史可法也。伯淳之志惟在以誠意感動人主，時中之學則曰：『吾志在行道，雖富貴妻子亦不累焉。』晦之之往也，取其二三策試恒觀覽焉，不可乎？」

贈侍御王子清戎浙江序

侍御王子德仁近有浙江清戎之命，蓋殊差也。予與其父家為同年往賀焉。德仁曰：「何言乎浙江也？」答曰：

清以爲
德等法
即故縣
莫詳于
此做而
行之行
伍有不
實者乎
浙或更
多實與
漁陽上
谷有別
道長多

一知陝西不知浙江雖然將浙江亦無同乎昔者予
邑有陳氏東氏者同街里居也陳氏本靖虜衛軍父
苦於衛之股削也乃賄軍吏盜改籍衍國冊去其陳
之旁上通於兵曹吏迹匿姓名于漢中竹山數年
而靖虜清冊至縣勾東氏補伍東氏以為素非軍也
對官吏桀傲語官吏曰爾貫址同姓名同宅地同奚
而強辯以避役乎即解東氏以填伍又南里有兩李
者一氏民一氏軍其田宅率相似也軍李氏者亦豫
更尺籍竄滅已名註以民李氏之祖名而逋于他方

苦清或
胡不以
此文觀
之

賂軍吏曰、遲十年而後清也、十年而後清、遂解其民
李氏爲軍民、李氏莫能白也、然此則自其變者而言
之、若乃著在令甲者、凡軍士逃則跟捕正身、亡則起
解戶丁、老疾則選壯替補、幼小則結勘紀錄、戶絕無
丁則行挨究、中途在逃則責原解、赴衛違限則隨在
送問、官吏縱容害人則處以重刑、隱蔽轉送則罪同
本犯、寄住影射則通移挨查、冒名代解則本犯調衛
代者替伍、拘無名籍迷失鄉貫則軍調遠戶丁原衛
若殘傷肢體、意圖窺避則全家發充煙瘴、此其爲法

亦甚嚴矣。然而自首復役者免，借撥征進逃故遺男
孩孺者免，聚集軍故戶止一丁者免，見任文武官及
吏儒等戶上三丁者免，戶絕結勘三次者免，先為事
充軍後薦起為官者免，僧道充軍故者免，是又未嘗
不寬也。故不嚴則法聽不義而不可為也，不寬則恩
缺不仁而不可為也。寬嚴相濟，仁義並行。

祖宗於軍旅之事，亦可謂曲盡其道矣。若乃因其法
用其宜，斟酌舒慘，權衡輕重，不在浙江斯行乎？雖然
法如此，其嚴也；又如此，其仁也。為軍士者，亦可以無

逃匿而免於清勾矣何苦而至於隱藏傳送寄住影射明知重伍而故迷失鄉貫明知煙瘴而故殘傷肢體此其故何也夫清勾逋逃者其末也究所以逋逃者其本也昔漢晁錯言于文帝募民相徙以實塞下省北戍之事寡輸將將費又飭邊吏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築室置器醫巫婚祭田桑墳墓各從宜處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夫錯漢深刻吏也其言猶如此其厚也所在之募徙之民非若今之邊軍自祖

土著者也。然猶可以戀邊而不去。所隸皆西北苦寒之地。非若今之浙軍多隸南丹奉義德州等衛。猶可以水土習而不惡。則今之逃者可知其本矣。夫居安而惡遷。好生而憎死。樂富而厭貧。此常人之情也。乃有占殷實作軍伴。勞而貧者任其力。即軍裝以侵漁而行者。喪其資。月糧不獲支。則準科差布花不獲領。則折雜役首級不獲雋。則賣豪強故軍以煙瘴為衽席之安。殘傷為舞蹈之樂也。昔

英宗皇帝即位之初。詔凡內外衛所官有將殷實軍

士賣放買閑新勾不行存恤仰逼在逃者軍士事故
管軍官不將在營人丁收補及以見役軍妄作事故
者清軍官具奏題問聖謨洋洋顓究弊根垂憲萬
世惟在乎人奉行之耳夫德仁莫邁忠信博貫經史
志在天下國家數盡讜言其於士民也欲革奸猾之
弊而措之衽席作之勇銳者固其素心也茲行也可
知其本末咸舉矣將召虎方叔由此其選必不如他
人者應一常事還也德仁名獻芝徽州歙縣人起家

嘉靖壬辰進士

美而不
忘規焉
一則畏
友一則
器友乎
而篇中
波瀾益
出如將
兵戰級
四下驚
人淫野
能哉

贈秦宣府序

淫野子曰西澗秦子柵之畏友也其從政皆可觀也已其為戶曹主政也理芻於明智坊諸場矣力祛諸弊竣事而感人泣非公不可能也繼理粟於德州矣盡作附餘之數竣事而感人頌非廉不可能也繼查於壩上諸馬房草場矣舉劾宿奸不畏強禦非剛不可能也夫始廉終污者其廉亦謂之污利也始公終私者其公亦謂之私名也始剛終懦者其剛亦謂之懦血氣也不為利使不為名役不為血氣驅終始其

志。厥德光明者。君子也。秦子茲往。蓋於是乎徵。君子
矣。夫宣府朝廷之北門也。直隸河南山東西之芻粟
皆輸於此。兩淮長蘆河東諸鹽商皆業於此。北之鵬
鶚赤城雲川哨馬南之蔚州東之龍門開平西之萬
全左右以及廣昌美峪諸衛堡皆仰食於此。獨石居
庸紫荊鴈門諸關隘皆依據於此。韃靼朵顏諸黠皆
窺虛實於此。復有奸者偽者盜者來者貨者誘者探
者伺者凌者撓者日旁午至焉。故君子之道杜譽以
防輕。喜杜讒以防輕。信戒暴以防輕。怒戒滿以防輕。

足戒。謁以防輕進。五者備而身正矣。明以馭胥史。恭以馭寮案。上下實以惠士卒。武以馭芻粟。均以馭商農。嚴以馭僕隸。密以馭左右。詳以稽始終。八者備而政行矣。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七